

李栖筠亦薦郢帝曰是元載所厚可乎答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取而留爲姦人用邪卽日拜河南尹水陸運使大厯末進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撫窮敢誅殺盜賊一衰減隸官匠丁數百十人號稱職宰相楊炎請屯田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郢習朔邊利病卽奏舊屯肥饒地今十不墾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若發二京關輔民浚豐渠營田擾而無利請以內苑蒔稻驗之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給錢月八千糧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縣供之計一農歲錢九萬六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歲餼丁三百

唐書元載卽

三

錢二千八百八十萬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終歲穫不酬費况二千里發人出塞而歲一代乎又自太原轉糧以哺私出資費倍之是虛畿甸事空徭也郢又言五城舊屯地至廣請以鑿渠糧俾諸城夏貸冬輸取渠土布帛給田者令據直轉穀則關輔免調發而諸城闕田炎不許渠卒不成棄之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悉徙邊郢言罪人徙邊卽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僞造用符印強光火諸盜今一徙之法太輕不足禁惡又罪抵徒科別差殊或毆傷夫婦離非義絕養男別姓立嫡不

如式私度關冒戶等不可悉而與十惡同徒卽輕重不倫又案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今若悉待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牒案填委章程紊撓且邊及近邊犯死徒流者若何爲差請下有司更議炎惡異已陰諷御史張著劾郢匿發民浚渠使怨歸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遮建福門訟郢寃帝微知之削兼御史中丞人知郢得原皆迎拜會秋旱郢請蠲租稅炎令度支御史按覆以不實罷爲大理卿炎之罷盧杞引郢爲御史大夫共謀炎罪卽逮捕河中觀察使趙惠伯下獄楚掠慘棘鍛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費

唐書元載卽

三

州天下以郢挾宰相報仇爲不直然杞用郢敗炎內忌郢才因按蔡廷玉事殺御史鄭詹出郢爲費州刺史道逢樞殯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殯郢內慙忽忽歲餘卒史臣曰仲尼云富與貴是人之欲不以道得之不處反乎是道者小人載詔輔國以進身弄時權而固位衆怒難犯長惡不悛家亡而誅及妻兒身死而殃及祖禍繒附會姦邪以至顛覆炎隳崔祐甫之規怒段秀實之直酬恩報怨以私害公三子者咸著文章殊乖德行不常其德或承之差大易之義也富貴不以其道小人之事哉觀庾準之儉遭王縉之復徇楊炎之意曲致劉晏之

冤積惡而獲令終者其在餘殃乎
贊曰載緒炎準交相附會左傳有言貪人敗類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九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九

三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

楊綰

列傳七十

崔祐甫

子植

從子俊

常袞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也祖溫玉則天朝爲戶部侍郎國子祭酒父偁開元中醴泉令皆以儒行稱綰生聰惠年四歲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蓋柄曲衆咸異之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畧無不該覽尤工文辭藻思清贍而宗尙元理沉靜寡欲常獨處一室左右經書凝塵滿席澹如也含光晦用不欲

唐書卷一百七十

一

名彰每屬文耻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早孤家貧養母以孝聞甘旨或闕憂見於色親友諷令干祿舉進士調補太子正字天寶十三年元宗御勤政樓試博通墳典洞曉元經辭藻宏麗軍謀出衆等舉人命有司供食旣暮而罷取辭藻宏麗外別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自此始也時登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天寶末安祿山反肅宗卽位於靈武綰自賊中冒難披榛求食以赴行在時朝廷方急賢及綰至衆心咸悅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勳員外郎職方郎中掌誥如故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公

解雜料歸閣老者五之四縮以爲品秩同列給受宜均
悉平分之甚爲時論歸美再遷禮部侍郎上疏條奏貢
舉之弊曰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
實居常有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
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
化人鎮俗者也自叔葉澆詐茲道浸微爭尚文辭互相
矜街馬卿浮薄竟不周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
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收俗傷教
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
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爲考功

唐書三 易

二

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從此積弊浸轉成
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
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
壁况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
奔競爲務矜能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端
爲常談以向背爲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
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
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共返淳朴懷禮讓
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
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顯顯

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
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先擇士自古哲后皆
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
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鄉閭有孝友信義廉恥之
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於州刺史
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
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辯識牒等一
切並停其所習經取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
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與旨通諸家之義試
日差諸司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

唐書三 易

三

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
義并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
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殊非
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
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準此如有
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
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必修德業從政
者皆知廉耻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
事若施行卽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
中丞給舍同議奏聞給事中李廙給事中李栖筠尚書

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所奏議狀與紹同
尚書左丞至議曰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
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
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
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
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
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
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詩知諸
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不窮旨義豈能知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四

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唯擇浮豔豈
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
其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
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
者何謂忠信之凌顏耻尚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
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
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
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
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蠅蚋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

舟之魚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曰者皆
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
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
禮讓之道宏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
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
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
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
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
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宏四科之舉西
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
豈非興學行道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
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
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
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
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含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
蹤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爲
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
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尙復因循版圖則張
闡并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

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宏訓誘今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宏獎擢不其謬歟祇足長浮薄之風啟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

不是過也李廩等議與綰協文多不載宰臣等奏以舉人舊業已成難於速改其今歲舉人望且許應舊舉來歲奉詔仍敕禮部卽具條例奏聞代宗以廢進士科問翰林學士對曰進士行來已久遽廢之恐失人業乃詔孝廉與舊舉兼行綰又奏歲貢孝悌力田及童子科等其孝悌力田宜有實狀童子越衆不在常科同之歲貢恐長僥倖之路詔停之再遷吏部侍郎歷典舉選精覈人物以公平稱時元載秉政公卿多附之綰孤立中道清貞自守未嘗私謁載以綰雅望素高外示尊重心實疏忌會魚朝恩死載以朝恩嘗判國子監事塵汚太學

麻書五
楊紹

六

楊紹

七

七〇一

宜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爲國子祭酒實欲以散地處
 之載貪冒日甚天下清議亦歸於綰上深知之以載久
 在樞衡未卽罷遣仍遷綰爲太常卿充禮儀使以郊廟
 禮久廢藉綰振起之也亦以觀其効用是年三月載伏
 誅上乃拜綰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
 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
 自古司武所以副軍卽今副使司兵參軍卽今團練判官
 官號重復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
 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
 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
 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賊負本道使其條以聞不得
 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
 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
 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

官月廩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月初定元載王綰當國倫以爲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綰久積公輔之望及詔出朝野相賀綰累表懇讓上屬意稍重綰不敢辭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四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卽日潛遣毀拆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內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卽日減損車騎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吝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綰有宿痼疾

居職旬日中風優詔令就中書省攝養每引見延英殿
特許扶入時釐革舊弊唯綰是瞻恩遇莫二綰累抗疏
辭位頻詔敦勉不許及綰疾亟上日發中使就第存問
尙藥御醫旦夕在側上聞其有間喜見容色數日而薨
中使在門馳奏於上代宗震悼久之輟朝三日詔曰王
者之於大臣也存則寄其腹心均於肢體參於軍國之
重敘以陰陽之和歿則誅其事功加之命數告於宗廟
之祭綰以紱冕之章則九原可歸百辟知勸故朝議大
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
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綰性合元和身

唐書三 楊綰

八

齊律度道匡雅俗器重宗彝寬柔敬恭協於九德文行
忠信宏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悌傳於家外無車
服之容以貞實形於代西掖專宥密之地南宮領選舉
之源以儒術首於國庠以禮度掌於高廟簡廉其質條
職同休頃以任非其才毒流於政爰登清淨之輔庶詣
至理之期道風既穆於朝班儉德已行於海內雖賢人
之業異於可久而夫子之命末如之何方有憑依遽此
淪謝屏予之歎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况歷官
有素絲之節庀家無正帛之餘故飾以華衮增其法賻
備膺典策載賁朝經可贈司徒又詔文武百僚臨於其

第遣內常侍吳承倩會弔贈絹千疋布三百端上深惜
之顧謂朝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
俯及大歟與卿等悲悼同之宰輔賻贈恩遇哀榮之盛
近年未有其比太常初諡曰文貞詔曰褒德勸善春秋
之舊章考行易名禮經之通典垂範作則存乎格言朝
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
大學士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履道
居貞含和毓德行爲人紀文合典謨清而晦名無自伐
之善約以師儉有不矜之謙方冊直書秩宗相禮辭稱
良史學茂醇儒委在樞衡掌茲密命彌契沃心之道累

唐書三 楊綰

九

陳造膝之誠將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運
遽軫藏舟之歎未展濟川之才素業久而彌彰清風歿
而可尙自古飾終之義皆錫以美名諡法曰忠信愛人
曰文平易不懈曰簡宜諡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疎
狂嫉其賢乃肆毀黷異同其議宰相常衮陰助之上怒貶端爲
廣州新書作巴州員外司馬綰儉薄自樂未嘗留意家產口
不問生計累任清要無宅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
故清識過人至如往昔微言五經奧義先儒未悟者綰
一覽究其精理雅尙元言宗釋道二教嘗著王開先生
傳以見意文多不載凡所知友皆一時名流或造之者

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見絕言必元遠不敢發辭內愧而退大厯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以清德坐鎮雅俗時比之楊震邴吉山濤謝安之儔也

崔祐甫字貽孫祖暉懷州長史父沔黃門侍郎諡曰孝公家以清儉禮法爲士流之則祐甫舉進士歷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迸祐甫獨崎危於矢石之間潛入私廟負木主以竄歷起居舍人司勳吏部員外郎累拜兼御史中丞承平軍行軍司馬諱知本軍留後性剛直無所容受遇事不回累遷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闕

唐書崔祐甫

十

祐甫領省事數爲宰相常袞所侵祐甫不從袞怒之奏令分知吏部選每有擬官袞多駁下言數相侵時朱泚上言隴州將趙貴家貓鼠同乳不相爲害以爲禎祥詔遣中使以示於朝袞率百僚慶賀祐甫獨否中官詰其故答曰此物之失常也可弔不可賀中使徵其狀祐甫上奏言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記郊特篇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典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

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兔彼皆以時殺獲爲國之用猫受人養育職旣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洊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猫鼠不可濫厠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徼巡猫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深嘉之袞益惡祐甫代宗初崩發哀於西宮袞以獨受任遇哀逾等禮例晨夕臨者皆十五舉音而袞輒哀慟涕泗或中墀返哭顧慕若不能去同列者皆不悅及袞

唐書崔祐甫

七

與禮司議羣臣喪服曰案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國家太宗崩遺詔亦三十六日而羣臣延之旣葬而除約四月也高宗崩服紀輕重如漢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元宗肅宗崩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且當時遺詔雖曰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在朝羣臣實服二十七日而除則朝臣宜如皇帝之制祐甫執曰伏準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但言天下人吏敕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則朝野中外何非天下凡百執事誰非吏職則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當三日也袞曰案賀循注義吏者謂官長所署則今胥吏耳非公卿百僚之例祐

甫曰左傳云委之三吏則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者豈胥徒歟袁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榮受殊寵故宜異數今與黔首同制信宿而除之於爾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旨可改孰不可袁堅諍不服而聲色甚厲不爲禮節又袁方哭於鈞陳之前而袁從吏或扶之祐甫指示於衆曰臣哭於君前有扶禮乎袁聞之不堪其怒乃上言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請謫爲潮州刺史內議太重改爲河南少尹初肅宗時天下事殷而宰相不減三四員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筵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許令直事者一人假署

唐書王崔祐甫

主

同列之名以進遂爲故事是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是宰臣當署制敕至於密勿之議則莫得聞時德宗踐祚未旬日居不言之際袁循舊事代署二人之名進貶祐甫敕出子儀及泚皆表明祐甫不當貶謫上曰向言可謫今言非罪何也二人皆奏實未嘗有可謫之言德宗大駭謂袁誣罔是日百僚並經序立於月華門立貶袁爲河南少尹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兩換其職祐甫出至昭應縣徵還尋轉中書侍郎修國史仍平章事時上初即位庶務皆委宰相司自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戰伐啟奏填委故官實繁雜及永泰

之後四方既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書卓英倩李待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自倩榮四方齎貨賄求官者道路相屬靡不稱遂而去於是綱紀大壞及元載敗楊綰尋卒常袞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與匹夫等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稍絕然無所甄異故賢愚同滯及祐甫代袞薦延推舉無復疑滯日除十數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聖旨令臣進擬庶官進擬必須諳其才行臣若與其

唐書王崔祐甫

三

相識方可粗諳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在於此上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傾中外德宗初登極將令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遲之琇珪已赴軍視事矣時李正己畏懼德宗威德乃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其奏慮正己未可誠信以計逗留止之未有其辭延問宰相祐甫對曰正己姦詐誠如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資諸軍人且使深荷聖德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而心畏服焉祐甫謀猷啟沃多所宏益天下以爲可復貞觀開

元之太平也至冬被疾肩輿入中書臥而承旨或休假在笈大事必令中使咨決薨時年六十上甚悼惜之廢朝三日冊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差謚曰文貞無子遺命猶子植爲嗣有文集三十卷故事門下侍郎未嘗有贈三師者德宗以祐甫嘗有大臣節故特寵異之朱泚之亂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以嘗與祐甫同列雅重其爲人乃遣王氏繪帛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令名也

植字公脩祐甫弟廬江令嬰山子植既爲相上言出繼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古

伯父盾推恩不及於父詔贈嬰甫吏部侍郎植潛心經史尤精易象累歷清要爲給事中時稱舉職時皇甫錡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植封還救書極諫而止錡復奏諸州府鹽院兩稅權酒鹽利匹段等加估定數及近年天下所納鹽酒利提估者一切徵收詔皆可之植抗疏論奏令宰臣召植宣旨嘉論之物議罪錡而美植尋除御史中丞入閣彈事頗振綱紀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貞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致昇平及神龍景龍之間繼有內難元宗平定興復不易而聲名最盛歷年長久何

道而然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人間知百姓疾苦初承丕業皆能厲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稟上聖之資同符堯舜之道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晏有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屬爲輔佐股肱君明臣忠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宜如此元宗守文繼體嘗經天后朝艱危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爲政此二人者天生俊傑動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爲圖以獻元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慾心歸沖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壤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主

又信姦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於勤王道於斯缺矣建中初德宗皇帝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治亂之殊先臣具陳本末臣在童卯卽聞其說信知古人以筆作戒其益宏多陛下旣虛心理道亦望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穆宗善其對他日復謂宰臣曰前史稱漢文帝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又云身衣弋絺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何太儉也信有此乎植對曰良史所記必非妄言漢興承亡秦殘酷之後項氏戰爭之餘海內凋弊生人力竭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之艱難是以卽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猶遵此風由是

海內黔首咸樂其生家給戶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師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穀至紅腐上務侈靡資用復竭末年稅及舟車六畜人不聊生戶口減半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爲富人侯皆漢史明徵用爲事實且耕蠶之勸出自人力用既無度何由以至富強據武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無比固當因文帝儉約之致也上曰卿言甚善患行之爲難耳憲宗皇帝削平羣盜河朔三鎮復入提封長慶初幽州節度使劉總表以幽薊七州上獻請朝廷命帥總仍懼部將構亂乃籍其豪銳者先送京師時朱克融在籍中植與同列杜元穎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素不知兵且無遠慮克融等在京驕旅窮餓日詣中書乞官殊不介意及張宏靖赴鎮令克融等從還不數月克融因宏靖害賓佐結王廷湊國家復失河朔職植兄弟之由乃罷知政事守刑部尚書旋授岳鄂觀察使未幾遷嶺南節度使還拜戶部出爲華州刺史大和三年正月卒年五十八尚書左僕射植雖器量謹厚而無開物成務之才及喪師冀方天下尤其失策

倭字德長祖濤大理卿孝公沔之弟也濤生儀甫終大理丞卽倭之父以門蔭由太廟齋郎調授太平東陽二主簿李衡廉察湖南江西辟爲賓佐坐事沉廢久之復

以選授宣州錄事參軍觀察使崔衍奇其才奏加章服倭辭而不受李巽鎮江西奏爲副使得監察裏行又從巽領使爲河陰院鹽鐵留後入爲侍御史尋改膳部員外充轉運判官入爲膳部郎中充荆襄十道兩稅使賜金紫遷蘇州刺史理行爲第一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相恤倭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宜閉糶重困於民也自是商賈通流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時倭再從弟植爲宰相倭性剛褊恃其權寵與奪任情時朝廷以王承元歸國命田宏正移帥鎮州宏正之行以魏卒二千爲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七

帳下又以常山之人久隔朝化人情易爲變擾累表請留魏卒爲綱紀其糧賜請度支歲給穆宗下宰臣議倭固言魏鎮各有鎮兵朝廷無例支給恐爲事例不可聽從宏正不獲已遣魏卒還藩不數日而鎮州亂宏正遇害穆宗失德倭黨方盛人不敢糾其罪罷領度支檢校禮部尚書出爲鳳翔節度等使不期歲召爲河南尹時年七十抗疏致仕詔以戶部尚書歸第明年暴卒輟朝一日贈太子少保諡曰肅倭居官清嚴所至必理然性介急待僚屬不以禮節恃已之廉見贓汙者如雞焉子嚴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監察御史方雅有父風

新書贊曰植輔政當有為之時無經國才履危防淺機不知其潰而發也手弛縶縶縱虎狼焉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為天下笑倭者財資賊又皆幸不誅天以河北亂唐故君臣不肖勃繆其謀惜哉

常袞京兆人也父無為三原縣丞以袞累贈僕射袞天寶末舉進士歷太子正字累授補闕起居郎寶應二年選為翰林學士考功員外郎中知制誥依前翰林學士永泰元年遷中書舍人袞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與楊炎同為舍人時稱為常楊性清直孤潔不妄交遊內侍魚朝恩恃權寵兼領國子監事袞上疏以為不可時朝廷多事西北邊虜連為寇盜袞累上章陳其利害始回紇者得留京師虜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鬪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袞上

太

言今西番盛恒境上數入寇若相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請早圖之又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為老子浮屠解禱事袞以為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管武帝焚維頭裴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意而節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斂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所以賞賚若此邱道上巫祝資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代宗甚顧遇之加集賢院學士大厯元年遷禮部侍郎仍為學士時中官劉忠翼權傾內外涇原節度馬璘又累著功勲恩寵莫二各有親戚干貢部及求為兩館生袞皆執理人皆畏之元載之得罪令袞與劉晏李涵等鞠之獄竟拜袞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太微宮使崇文宏文館大學士

與楊綰同掌樞務代宗尤信重綰綰去通多可袞頗務苛細求清儉之稱與綰之道不同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結與袞奏請加之時韓滉判度支袞與滉各驕私懷所加俸料厚薄由已時少列各定月俸為三十五千滉怒司業張參唯止給三十千袞惡少詹事趙慈遂給二十五千太子洗馬實司經局長官文學為之武袞有親戚任文學者給十二千而給洗馬十千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多如此類無幾楊綰卒袞獨當政故事每日出內厨食以賜宰相饌可食十數人袞特請罷之迄今便為故事又將故讓堂封同列以為不可而止議者以為厚

唐書年表

九

祿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也不能當辭位不宜辭祿食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到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以白廣也袞又塞絕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既懲元載為政時公道梗澁賄賂朋黨大行不以財勢者無因入仕袞一切杜絕之中外百司奏請皆執不與權與匹夫等尤排擯非文辭登科第者雖室賣官之路政事大壅滯世謂之轡伯以其轡代宗既素重楊綰欲以政事委之綰尋卒袞與綰志尚素異嫉而怒之有司議諡綰為文貞袞微諷比部郎中蘇端令駁之毀綰過甚端坐黜官時既無中書侍郎舍人崔祐甫領省事袞以為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兼得總中書省遂管綜中書胥吏省事
去就及其案牘祐甫不能平之累至忿競遂令祐甫分
知吏部選事所擬官又多駁下時袞散官尙朝議又無
封爵郭子儀因入朝奏之遂特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
內郡公及代宗崩與祐甫爭論喪服輕重代相署奏初
換祐甫河南少尹再貶爲潮州刺史楊炎入朝素與袞
善建中元年遷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爲設
鄉校使作爲文章觀加講
導與爲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
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四年正月卒時年五
十五久之贈左僕射有文集六十卷

史臣曰善人爲邦百年即可勝殘去殺楊綰入相數日

遽至移風易俗周召伊傅蕭張房杜歷代爲相之顯者
蔑聞斯道也嘗讀諸集實善多溢美書罪多溢惡如楊
綰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謚之詔則當時秉筆者無媿
色矣昔趙文子薦士七十古爲美談崔祐甫除吏八百
人無間言開物成務之才滅私徇公之道可知也噫公
權餘旬日而薨貽孫未替年而逝邃古以來理世少而
亂世多其義在茲矣常袞之輩不足云耳

贊曰公權儒道貽孫相才命乎不永時哉可哀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一

列傳主

郭子儀

子曜
子鋼
子儀
幼明
弟鏞
子昕
子釗

肝
暖
釗
弟鏞
鋸
曙
映

晞
釗
跼
晤
暖
曙
映

仲文

字子儀

華州鄭縣人父敬之歷綏渭桂壽泗五州

刺史以子儀貴贈太保追封祁國公子儀長六尺餘體貌秀傑始以武舉高等補左衛長史累歷諸軍使天寶八載於木剌山置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命子儀領其使拜左衛大將軍十三載移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於永清柵北築城仍改橫塞爲天德軍子儀爲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節度右兵馬使十四載安祿山反十一月

郭子儀

以子儀爲衛尉卿兼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詔子儀以本軍東討遂舉兵出單于府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傳首闕下祿山遣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河曲子儀擊敗之進收雲中馬邑開東陁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五載正月賊將蔡希德陷常山郡執顏杲卿河北郡縣皆爲賊守二月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率師下井陘拔常山郡破賊於九門南攻趙郡生擒賊四千皆捨之斬僞太守郭獻璆獲兵仗數萬師還常山賊將史思明以數萬人踵其後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驍騎五百更挑之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我軍乘之又敗於沙

河祿山聞思明敗乃以精兵益之我軍至恒陽賊亦隨至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晝揚其兵夕襲其幕賊人不及息數日光弼議曰賊怠矣可以戰六月子儀光弼率僕固懷恩渾釋之陳迴光等陣於嘉山賊將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等亦結陣而至一戰敗之斬馘四萬級生擒五千人獲馬五千匹思明露髮跣足奔於博陵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斬賊守者以迎王師子儀將北圖范陽軍聲大振是月哥舒翰為賊所敗潼關不守元宗幸蜀肅宗幸靈武子儀副使杜鴻漸為朔方留後奏迎車駕七月肅宗卽位以賊據兩京方謀收復詔

唐書三 郭子儀 二

子儀班師八月子儀與李光弼率步騎五萬至自河北時朝廷初立兵衆寡弱雖得牧馬軍容缺然及子儀光弼全師赴行在軍聲遂振興復之勢民有望焉詔以子儀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軍節度使肅宗大閱六軍南趨關輔至彭原郡宰相房琯請兵萬人自為統帥以討賊帝素重琯許之兵及陳濤為賊所敗喪師殆盡方事討除而軍半殫唯倚朔方軍為根本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同紇首領葛邏支往擊賊之斬獲數萬

河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旻司士徐晃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俟王師至則為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十人北走安邑安邑百姓偽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遂收陝郡永豐倉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遣子肝與戰多殺至萬級進收倉肝死於陳自是潼關之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死朝廷欲圖大舉詔子儀還鳳翔四月進位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五月詔子儀帥師趨京城師於潯水之西與

唐書三 郭子儀 三

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王師不利其衆大潰盡委兵仗於清渠之上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詣闕請罪乞降官資乃降為左僕射餘如故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相與誓平國難相得甚好子儀奉元帥為中軍與賊將安守忠李歸仁戰於京西香積寺之北王師結陣橫亘三十里賊衆十萬陳於北歸仁先薄我軍我軍亂李嗣業奮命馳突擒賊十餘騎乃定回紇以奇兵出賊陣之後夾攻之賊軍大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歸仁等敗

是夜奔陝郡翼日廣平王入京師老幼百萬夾道歡叫涕泣而言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廣平王休士三日率師東趨肅宗在鳳翔聞捷羣臣稱賀帝以宗廟被焚悲咽不自勝臣僚無不感泣十月安慶緒遣嚴莊悉其衆十萬來赴陝州與張通儒同抗官軍賊聞官軍至悉其衆屯於陝西負山爲陣子儀以大軍擊其前回紇登山乘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鬪過期大軍稍却賊分兵三千人絕我歸路衆心大搖子儀麾回紇令進盡殺之師馳至其後於黃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回紇來卽時大敗僵屍遍山澤嚴莊張通儒走歸洛陽遂與安慶

唐書三 郭子儀

四

緒渡河保相州子儀奉廣平王入東都陳兵於天津橋南士庶歡呼於路僞侍中陳希烈僞中書令張垼等三百餘人素服請罪王慰撫遣之是時河東河西河南賊所盜郡邑皆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尋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迎於灊上肅宗勞之曰雖吾之家國實由卿再造子儀頓首感謝十二月還東都命子儀經營北討乾元元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僞將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敕百僚班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位中書令九月奉詔大舉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襄鄧節

度使魯吳荆南節度使季廣琛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滑濮節度使許叔冀平盧兵馬使董秦等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俱是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立元帥唯以中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十月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安慶緒與其驍將安雄俊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衆來援分爲三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迫之旣戰子儀僞遁賊果乘之及壘門遽聞鼓譟俄而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子儀整衆追之賊衆大敗是役也獲僞鄭王安慶和以獻遂收

唐書三 郭子儀

五

衛州進軍趨鄴與賊再戰於愁思岡賊軍又敗乃連營圍之進圍相州慶緒遣薛嵩以所乘馬十匹求救於史思明且言禪代十二月思明遣將李歸仁率衆赴之營於滏陽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率范陽精卒復陷魏州乃僞稱燕王王師雖衆軍無統帥進退無所承稟自冬徂春竟未破賊但引漳水以灌其城城中食盡易子而食二月思明率衆自魏州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吳前軍遇賊于鄴南與之接戰夷傷相半魯吳中流矢子儀爲後陣未及合戰大風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暝跬步不辨物色我師潰而南賊軍潰而北委棄兵仗輜重累積

於路諸軍各還本鎮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浮橋有詔令留守東都三月以子儀爲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中官魚朝恩素害子儀之功因其不振媒孽之尋召還京師天子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委以陝東軍事代子儀之任子儀雖失兵柄乃思王室以禍難未平不遑寢息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朝廷旰食復慮蕃寇逼迫京畿三年正月授子儀邠寧鄜坊兩鎮節度使仍留京師言事者以子儀有社稷大功今殘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肅宗深然之上元元年九月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管崇嗣副之令率英

唐書三 郭子儀

武威遠等禁軍及河西河東諸鎮之師取邠寧朔方大同橫野徑抵范陽詔下旬日復爲朝恩所間事竟不行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兵敗於邠山河陽失守魚朝恩退保陝州三年二月河中軍亂殺其帥李國貞時太原節度鄧景山亦爲部下所殺恐其合從連賊朝廷憂之後輩帥臣未能彈壓勢不獲已遂用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充本管觀察處置使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三月子儀辭止鎮肅宗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帝乃引至臥內謂子儀

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四萬疋布五萬端以賞軍子儀至絳擒其殺國貞賊首王元振數十人誅之太原辛雲京聞子儀誅元振亦誅害景山者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四月代宗卽位內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將帥以子儀功高難制巧行離間請罷副元帥加實封七百里充肅宗山陵使子儀既謝恩上表進肅宗所賜前後詔敕因自陳訴曰臣德薄蟬翼命輕鴻毛累蒙國恩猥廁朝列會天地震盪中原血戰臣北自靈武冊先皇帝乃舉兵而南大蒐於岐陽先帝憂勤宗社託臣以家國俾

唐書三 郭子儀

七

副陛下掃兩京之妖祲陛下雄圖丕斷再造區宇自後不以臣寡劣委文武之二柄外敷邦教內調鼎鼐是以常許國家之死實荷日月之明臣本愚淺言多詆直慮此招謗上瀆冕旒陛下居高聽卑察臣不貳皇天后土察臣無私伏以器忌滿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妨賢路自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劍折濺血霑衣野宿魂驚飲水傷骨跋涉難阻山沒死生所仗唯天以至今日陛下曲垂惠憐念及勤勞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彰微臣一時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自靈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東鳳翔

兩京絳州臣所經行賜手詔敕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
庶煩聽覽詔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之過也
朕甚自愧公勿以為慮代宗以子儀頃同患難收復兩
京禮之逾厚時史朝義尚據洛陽元帥雍王率師進討
代宗欲以子儀副之而魚朝恩程元振亂政殺裴茂來
瑱子儀既為所間其事遂寢乃留京師俄而梁崇義據
襄陽叛僕固懷恩阻兵於汾州引回紇吐蕃之衆入寇
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涇州虜刺史高暉暉遂與蕃軍
為鄉導引賊深入京畿掠奉天武功濟渭而南緣山而
東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日將逆戰於藍屋自辰至酉殺

唐書三 郭子儀

八

蕃軍數千然其徒多殞賊將逼京師君上計無所出遣
詔子儀為關內副元帥出鎮咸陽子儀自相州不利李
光弼代掌兵柄及徵還朝廷部曲散去及是承詔部下
唯二十騎強取民家畜產以助軍至咸陽蕃軍已過渭
水其日天子避狄幸陝州子儀聞上避狄雪涕還京至
則車駕已發射生將王獻忠從駕沿路遂以四百騎叛
仍逼豐王已下十王欲投於賊子儀入開遠門遇之詰
豐王等所向遂護送行在子儀以三千騎傍南山至商
州得武關防兵及六軍散卒四千人招輯亡逸其軍漸
振蕃寇犯京城得故邠王守禮孫廣武王承宏立帝號

假署百官子儀遣六軍兵馬使張知節烏崇福羽林軍
使長孫全緒等將兵萬人為前鋒營於韓公堆盛張旗
幟鼓鞀震山谷全緒遣禁軍舊將王甫入長安陰結少
年豪俠以為內應一日齊擊鼓於朱雀街蕃軍惶駭而
去初光祿卿殷仲卿募兵藍田以勁騎先官軍為遊奔
直渡潼關長給虜日郭令公來虜懼會故將軍王甫結
俠少夜鼓朱雀街呼大將李忠義先屯兵死中渭北節
度使王仲升守朝堂子儀以大軍續進至潼西射生將
王撫自署為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擾亂京城子儀召撫
殺之詔子儀權京城留守自西蕃入寇車駕東幸天下
皆咎程元振東宮屢論之元振懼又以子儀復立功不

唐書五 郭子儀

九

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下詔
有日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
曰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嶓嶓前有
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與王者所
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
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
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
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邱墟兵戈亂起高
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翦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於太
宗高宗之盛中宗元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東洛間者

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唯天道順助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關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

唐書主 郭子儀

十

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啖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間東有成皋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虛恐糧食不充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臣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爲狄所滅始廬於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

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遺瑗史鱗之直薄征弛力卹隱追鰥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期永永無極矣願時邁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十一月車駕自陝還宮子儀伏地請罪帝駐車勞之曰朕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烟閣是時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方頓軍汾州掠并

唐書主 郭子儀

十一

汾諸縣以爲已邑乃以子儀兼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觀察使出鎮河中蕃戎既退僕固懷恩帳下離散是月懷恩子瑒主兵榆次爲帳下將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惟岳以瑒之衆歸於子儀懷恩懼奔其母而走靈州明年九月以子儀守太尉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東通和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其關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如故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使堅辭太尉曰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據輒敢上聞伏奉詔書未允誠懇臣疇昔之分早知止足今茲累請竊懼滿盈義實由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自兵亂以來紀綱浸壞

時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實繁有衆不可殫論臣每見之深以爲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爲汰不敢違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也臣位爲上相爵爲真王參啟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苟西戎卽叙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迹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此優詔不許子儀見上感泣懇讓乃止十月僕固懷恩引吐蕃回紇黨項數十萬南下京

唐書 郭子儀

師大恐子儀出鎮奉天帝召子儀問禦戎之計子儀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爲也帝問其故對曰懷恩雖稱驍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爲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臣恩信嘗及之今臣爲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子儀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援之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閉城拒守懷恩前鋒至奉天近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曰夫客兵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當罷退若迫之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可知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

退子儀自涇陽入朝帝御安福門待之命子儀樓上行朝見之禮宴賜隆厚十一月以子儀爲尚書令上表懇辭曰臣以薄劣素乏行能逢時擾攘猥蒙驅策內參朝政外總兵權上不能翼戴三光下不能糾遘羣惡功微賞厚任重恩深覆餗之憂實盈寤寐臣昨所以固辭太尉乞保餘年殊私曲臨遂見矜許竊謂陛下已知其願深察其心豈意未歷旬時復延寵命以臣偏淺又寡智謀安可謬職南宮當茲大任況太宗昔居藩邸嘗踐此官累聖相承曠而不置皇太子爲雍王之日陛下以其總兵薄伐平定關東飲至策勳再有斯授豈臣末職敢

唐書 郭子儀

亂大倫德薄位尊難逃天子之責負乘致寇復速神明之誅伏乞天慈俯停新命答詔不允翼日敕所司令子儀於尚書省視事詔宰相百僚送上遣射生五百騎執戟翼從自朝堂至省賜教坊樂子儀不受復上表曰臣伏以尚書令武德之際太宗爲之一昨瀝懇上陳請罷斯職而陛下未垂亮察務欲褒崇區區微誠益用惶懼何則太宗立極之主聖德在人自後因廢此官永代作則陛下守文繼體固當奉而行之豈可猥私老臣驟厥成式上掩陛下之德下貽萬方之非臣雖至愚安敢輕受況久經兵亂僭賞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數四朱紫同

色清濁不分爛羊之謠復聞聖代臣頃觀其弊思革其源以逆寇猶存未敢輕議今元兇沮敗計日成擒中外無虞妖氛漸息此陛下作法之際審官之時固合始於老臣化及班列豈可輕爲此舉以亂國章國章亂於上則庶政隳於下海內之政皆亂則國家又安得永代而無患哉陛下苟能從臣之言俯察誠請彼貪榮冒進者亦將各讓其所兼之官自然天下文明百工式叙太平之業可得而復也臣誠蒙鄙識昧古今志之所切實在於此手詔答曰優崇之命所以報功摠領之司期於賦政卿入居台鉉出統戎旂爰自先朝累匡多難靖羣氛

唐書王郭子儀

五

於海表凝庶績於天階敏事而寡言居敬而行簡人難其易爾易其難所以命掌六聯首茲百辟顧循時議僉謂允諧而屢拜封章懇懷讓挹守淳素之道語政理之源無待禮成曲從德讓宜宣示於外編之史冊造內侍魚朝恩傳詔賜美人盧氏等六人從者八人并車服帷帳牀蓐珍玩之具時藩虜屢寇京畿倚蒲陝爲內地常以重兵鎮之永泰元年五月以子儀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出鎮河中八月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山賊任敷鄭庭郝德劉開元等三十餘萬南下先發數萬人掠同州期自華陰趨藍田以扼南路懷恩率

重兵繼其後回紇吐蕃自涇邠鳳翔數道寇京畿掠奉天醴泉京師震恐天子下詔親征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以禁軍屯苑內京城壯丁並令團結城二門塞其一魚朝恩括士庶私馬重兵捉城門市民由寶穴而遁去人情危迫是時急召子儀自河中至屯於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拒其東魏楚玉當其南陳迴光當其西朱元璋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

唐書王郭子儀

五

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回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之曰皇帝萬歲無疆回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翦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忘之今日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背主棄親於公等何有回紇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

適足以爲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平久同忠義何至於是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言如初子儀說回紇曰吐蕃本吾舅甥之國無負而至是無親也若倒戈乘之如拾地芥耳其羊馬滿野長數百里是謂天賜不可失也今能逐戎以利舉與我繼好而凱旋不亦善乎會懷恩暴死於鳴沙羣虜無所統攝遂許諾乃遣首領石野那等入朝子儀遣朔方兵馬使白元光與回紇會軍吐蕃知其謀是夜奔退回紇與元光追之子儀大軍繼

唐書王郭子儀

其後大破吐蕃十餘萬於靈武臺西原斬首五萬生擒萬人收其所掠士女四千人獲牛羊駝馬三百里內不絕子儀自涇陽入朝加實封二百戶還鎮河中大歷元年十二月華州節度使周智光殺監軍張志斌謀叛帝以同華路阻召子儀女壻工部侍郎趙縱受口詔往河中令子儀起軍討之縱請爲蠟書令家僮間道賜子儀奉詔大閱軍戎將發同華將吏開軍起乃斬智光父子傳首京師二年二月子儀入朝宰相元載王縉僕射裴冕京兆尹黎幹內侍魚朝恩共出錢三十萬置宴於子儀第朝恩出羅錦二百疋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

九月吐蕃寇涇州詔子儀以步騎三萬自河中移屯涇陽十月蕃軍退至靈州邀擊收之斬馘二萬十二月盜發子儀父墓捕盜未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心知其故及自涇陽將入議者慮其構變公卿憂之及子儀入見帝言之子儀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三年三月還河中八月吐蕃寇靈武九月詔子儀率師五萬自河中移鎮奉天是月白元光大破吐蕃於靈武十月子儀入朝還鎮河中時議以西蕃侵寇京師不安馬璘雖在邠州力不能拒乃

唐書王郭子儀

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自河中移鎮邠州徙馬璘爲涇原節度使八年十月吐蕃寇涇州子儀遣先鋒兵馬使渾瑊逆戰於宜祿不利會馬璘設伏於潘原與瑊合擊大破蕃軍俘斬數萬計回紇赤心賣馬一萬匹有司以國計不充請市千匹子儀以回紇前後立功不宜阻意請自納一年俸物充回紇馬價雖詔旨不允內外稱之九年入朝代宗召對延英語及西蕃充斥苦戰不暇言發涕零既退復上封論備吐蕃利害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餘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戰馬三萬纔敵一隅自先皇帝龍飛靈武戰

士從陛下收復兩京東西南北曾無寧歲中年以僕固之役又經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於天寶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勢強十倍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每歲來闕近郊以朔方減十倍之軍當吐蕃加十倍之騎欲求制勝豈易爲力近入內地稱四節度每將盈萬每賊兼乘數四臣所統將士不當賊四分之一所有征馬不當賊百分之二誠合固守不宜與戰又得馬璘賊擬涉渭而南臣若堅壁恐犯畿甸若過畿內則國人大恐諸道易搖外有吐蕃之強中有易搖之衆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伏以陛下橫制勝之術力非不足但慮簡

唐書三 郭子儀

九

練未精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則調勢分願陛下更詢讜議慎擇名將俾之統軍於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萬則制勝之道必矣未可失時臣又料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小鎮數千大鎮數萬空耗月餼曾不習戰臣請抽赴關中教之戰陣則軍聲益振攻守必全亦長久之計也臣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齒髮已衰願避賢路止足之誠神明所鑒詔曰卿憂深慮遠殊沃朕心始終倚賴未可執辭也德宗卽位詔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計二千戶給一千五百人糧二百匹馬草料所領諸使副元帥並罷諸子弟女婿

拜官者十餘人建中二年夏子儀病甚德宗令舒王誼傳詔省問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王不答拜子儀臥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六月十四日薨時年八十五德宗聞之震悼廢朝五日詔曰天地以四時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輔公台之任鼎足相承上以調三光下以蒙五岳允釐庶績鎮撫四夷體元和之氣根貞一之德功至大而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尚父比呂望之名爲師增周公之位盛業可久歿而彌光故太尉兼中書令柱國汾陽郡王尚父子儀天降人傑生知王佐訓師如子料敵若神昔天寶多難羯胡作禍咸秦失險河洛爲戎

唐書三 郭子儀

九

公能扶翼肅宗載造區夏於國有患勞其戡定於邊有寇藉其驅除安社稷必有於絳侯定羌戎無踰於充國絳臺綏四散之衆涇陽降十萬之虜勲高今古名譽夷狄而勞乎征鎮二紀於茲頃以春秋旣高疆場多事罷彼旌鉞寵在台衡以公柱石四朝藩翰萬里忠貞懸於日月寵遇冠於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期壽考之永養勲賢之德膏育生靈藥石靡攻人之云亡梁木斯壞雖賻禮加等輟朝增日悼之流涕曷可弭忘更議追崇名位斯極而尊爲尚父官協太師雖爵秩則同而體望尤重歛以衮冕旌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塋式墓表

文終之德象山追去病之勲千載如存九原可作冊命之禮有司備焉可贈太師陪葬建陵仍令所司備禮冊命賻絹三千疋布三千端米麥三千石舊令一品墳高丈八而詔特加十尺羣臣以次赴宅弔哭兇喪所須並令官給及葬上御安福門臨哭送之百僚陪位隕泣賜諡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庭子曜盱眙臨曉曙映等八人壻七人皆朝廷重官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辨頷之而已參佐官吏六十餘人後位至將相昇朝秩貴位勒其姓名於石今在河中府人士榮之史臣裴垍曰汾陽事上誠盡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

唐書王郭子儀

三

得士心前後遭罹倖臣程元振魚朝恩譖毀百端時方握強兵或方臨戎敵詔命徵之未嘗不即日應詔故讒謗不能行代宗幸陝時令以數十騎覘賊及在涇陽又陷於胡虜重圍之中皆以身許國未嘗以危亡易慮亦遇天幸竟免患難以魚朝恩嘗約子儀修其元載使人告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不車騎之寡田承嗣方跋扈魏州傲狠無禮子儀遣使至承嗣西望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爲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獨子儀封幣經其境莫敢留之必持兵衛送其爲豺虎所服如此麾下老

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順指進退如僕隸焉幕府之盛近代無比始與李光弼齊名雖威略不逮而寬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貫私利不在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承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聲色珍玩堆積羨溢不可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有四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衰榮終始人道之盛此無缺焉唯以譏怒誅奏判官戶部郎中張譚杖殺之

唐書王郭子儀

三

物議爲薄

曜子儀長子性孝友廉謹累從節度府辟署破虜有功爲開陽府果毅都尉至德初進太子詹事太原郡公子儀出征於外留曜治家少長千人皆得其所諸弟爭飾池館盛其車服曜以儉朴自處累遷至太子賓客建中初子儀罷兵柄乃遍加諸子官以曜爲太子少保子儀薨曜遵遺命四朝所賜名馬珍玩悉皆上獻德宗復賜之曜乃散諸昆弟子儀薨後楊炎盧杞相次秉政姦諂用事尤忌勲族子儀之壻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宰皆以家人告許綢繆相次貶黜曜家大恐賴宰相張鑑力爲庇護姦

人幸其危懼多論奪田宅奴婢曜不敢訴德宗微知之詔曰尚父子儀有大勲力保又皇家誓誓以山河琢之金石十世之宥其可忘也其家前時與人爲市以子儀身歿或被誣構欲論奪之有司無得爲理詔下方已曜居喪得禮若儒家子服未闋疾或勸其茹葱薤曜竟不屬口建中四年三月卒贈太子太傅

諡曰忠

晞子儀第三子少善騎射常從父征伐初以戰功授左贊善大夫從廣平王收復兩京晞力戰於香積寺陝西皆出奇兵克捷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後河中軍亂殺節度使李國貞荔非元禮於絳詔以子儀爲河

唐書

郭子儀

東關內副元帥鎮絳州時四方擾叛多逐戎帥子儀至絳誅其元惡其黨頗不自安欲謀翻變晞知其謀選親兵四千伏甲以防之常持弓警夜不寐者凡七十日叛將竟不敢發以功拜殿中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加晞御史中丞領朔方軍以援邠州與馬璘合勢大破蕃軍其年冬懷恩誘虜再寇邠州陣於涇北子儀令晞率步卒五千騎軍五百出西南掩擊之晞以兵寡不敵持而不戰及至晝晚乘其半濟而擊之大破虜虜斬首五千級是時連戰皆捷詔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不受永泰二年檢校左散騎常侍大厯七年加

開府儀同三司十二年丁母憂服除加檢校工部尚書判祕書省事建中二年丁父喪持服京城朱泚構逆遣人就第問訊欲令掌兵晞佯瘖嚤口不言泚以兵脅之晞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僅而獲免初晞兄曜襲父代國公實封二千戶及曜卒詔曰故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功格上元道光下土積其善慶垂裕無窮雖嫡長云殂支宗斯盛汾陽舊邑蓋有不承其男前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食實封五百戶曜夙稟義方居忠履孝儷崇銀榜摠美金章繼撫先封允宜聽復曜兄檢校工部尚書守太子賓客趙國公晞并弟右

唐書

郭子儀

金吾將軍祁國公食實封二百五十戶昭太子左諭德暎等並休有令名保其先業宜允推恩之典以明延嗣之誠其實封二千戶宜準式減半餘可分襲暎可襲代國公仍通前襲三百戶晞可二百五十戶昭又詔尚父子儀男晞暎暎昭四人所襲實封各減五十戶以賜郭曜男鉉郭暉男鐔各襲一百戶晞至行在復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從駕還京改太子賓客晞子鐔爲朔方節度使杜希全實佐希全以銅攝豐州刺史晞以銅幼弱恐不任邊職貞元七年晞上章請罷銅官德宗遣中使

召之銅疑以他事見攝乃單騎走入吐蕃將見銅獨
叛不納置之筏上流入黃河令歸杜希全得之送赴京
師賜銅自盡晞亦坐子免官明年復授太子賓客累封
貞元十年卒贈兵部尚書晞子鈞鈞子承嗣別有
傳

暖子儀第六子年十餘歲尚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馬都尉試殿中
監封清源縣侯時昇平年亦與暖相類大厯中恩寵冠
於戚里歲時錫賚珍玩不可勝紀大厯十三年有詔毀
除白渠水支流碾磴以妨民溉田昇平有脂粉磴兩輪
郭子儀私磴兩輪所司未敢毀徹公主見代宗訴之帝

唐書王郭子儀

云

謂公主曰吾行此詔蓋為蒼生爾豈不識我意耶可為
眾率先公主即日命毀由是勢門碾磴八十餘所皆毀
之暖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末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暖
亦不令出入既而朱泚之亂不知車駕幸奉天為賊所
逼欲授偽官暖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兄晞弟暉及昇
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喜並釋前咎待之如例復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進金紫光祿大夫從駕至
山南改太常卿同正員貞元三年貞元中帝為皇孫廣
陵郡王納暖女為妃暖貞元十六年七月卒年四十八贈尚
書左僕射昇平公主元和五年十月薨贈號國大長公

主諡曰懿廣陵王即位為憲宗皇帝妃生穆宗皇帝元
和十五年穆宗即位尊郭妃為皇太后詔曰追遠飾終
先王令典況積仁累義事已顯於身前祥會慶傳福遂
流於天下式光盛德愛舉徽章尊尊親親於是子任皇
太后父贈尚書左僕射暖克荷崇構有勞王家孝友本
於生知英華發於事任實修一德歷仕三朝建中末年
屬有大難畢力扈駕忘軀即戎忠貞之節國史明備才
高望洽是膺沁水之祥德厚流光乃啟塗山之祥肆予
小子獲纘大業未展定中之命敢緣褒紀之恩俾繼維
師用光緼禮可贈太傅暖子釗釗銘四子銘釗銘

唐書王郭子儀

云

昭代宗朝累歷司農卿居父憂建中三年冬舒王誼為
淮西山南諸道大元帥以昭檢校左庶子為元帥府都
押牙京城亂從幸山南轉太府卿隨駕還京拜左金吾
衛大將軍德宗幸奉天昭方領家兵獵苑北間躍至伏
異語帝召謂曰朕不德而乘輿人駭谷霖雨塗塗衛兵或
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從公等宜執朕送朱泚以謝
昇韋清令狐建李彥輔被甲請見言曰南行路險臣李
彝金吾大將軍昭終祁國公貞元末卒

釗偉姿儀身長七尺方口豐下沉默寡言母昇平長公
主代宗朝釗為外孫恩寵踰等起家為太常寺奉禮郎
德宗朝累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初為左金吾衛大將

軍充左街使九年十一月檢校工部尚書兼邠州刺史充邠寧節度使數歲檢校戶部尚書入爲司農卿釗大勲之後姻聯戚里而謙和接物恭慎自持居家臨民無驕怠之色無奢侈之失士君子重之十五年正月憲宗寢疾彌旬諸中貴人秉權者欲議廢立紛紛未定穆宗在東宮心甚憂之遣人問計於釗釗曰殿下身爲皇太子但旦夕視膳謹身以俟又何慮乎迄今稱釗得元舅之體穆宗卽位冊皇太后南內推崇外氏以釗兼司農卿未幾檢校戶部尚書充河陽三城懷節度使歲中換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釗歷踐藩鎮以汾陽胃

唐書三 郭子儀

三

盾材能選用不獨憑椒房之勢所莅簡約不撓其俗自理敬宗卽位尊郭太后爲太皇太后徵釗爲兵部尚書兼檢校尚書左僕射明年出爲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文宗卽位加司空大和三年冬南蠻陷州遂冠西川杜元穎失於控禦蠻軍陷成都府外城朝廷未暇除帥乃以釗兼領西川節度蠻軍已寇梓州諸道援軍未至川軍寡弱不可令戰釗致書於蠻首領策贖責以侵寇之意策贖曰杜元穎不守疆場屢侵吾圉以是修報也與釗修好而退朝廷嘉之授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與南詔立約疆陲不擾以疾求代四年入爲太常

卿檢校司徒十二月在道卒詔贈司徒子仲文仲辭仲

文仲恭仲辭

縱字利 母昇平長公主大厯貞元之間恩禮冠諸主順

宗在東宮以女德陽郡主尚縱時縱與公主年未及冠郡主尤爲德宗之所鍾愛故縱之貴寵焜耀一時順宗

卽位改封德陽爲漢陽公主縱累官至衛尉卿駙馬都

尉改殿中監穆宗卽位縱爲叔舅改右金吾衛大將軍

兼御史大夫充左街使擢檢校國子祭酒自景龍後外戚多爲檢校官不治事宰相薦

其才不當以外戚廢乃拜右金吾將軍封太原郡公城南有汾陽王別墅林泉之

致莫之與比穆宗嘗遊幸之置酒極歡而罷賜縱甚厚

唐書三 郭子儀

三

俄加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充閑廐宮苑使從容

貴位三十餘年而椒房之寵國舅之恩近代以來無有

其比而縱恭遜虔恪不以富貴驕人士無賢不肖接之

以禮由是中外稱之長慶二年十月卒贈尚書左僕射

仍以其弟錡代縱爲太子詹事充閑廐宮苑使錡性易累爲

殿中監尚西河公主代縱爲太子詹事宮苑閑廐使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上

降沈氏生一子錡無子以沈氏子嗣

仲文大和末爲殿中少監開成初詔仲文襲父太原郡

公制下給事中封敕奏曰伏準制書贈司徒郭釗嫡男

仲文襲封太原郡公者臣近訪知郭釗妻沈氏公主之

女代宗皇帝外孫有男仲辭已選尚主仲文不合假冒
自稱嫡子若仲文承嫡卽沈氏須黜居別室仲辭不合
配尚貴主伏以郭仲文尚父子儀之孫太皇太后之姪
戚里勲門無與儔比婚姻嫡庶朝野具知奪宗之配實
玷風教且仲文辭既非同出襲封尚主不可並行伏
請付臺勘當詔曰以萬年縣尉仲辭襲封仲文落下以
太皇太后姪不之罪尋以仲辭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封太原郡公尚饒陽公主又仲
辭兄詹事府丞仲恭爲銀青光祿大夫尚金堂公主
郭幼明尚父子儀之母弟也性謹愿無過不工武藝喜

唐書三郭子儀

三

賓客飲讌居家御衆皆得其歡心以子儀勲業累歷大
卿監大厯八年卒贈太子太傅

子昕肅宗末爲四鎮留後自關隴陷蕃爲虜所隔其四
鎮北庭使額李嗣業荔非元禮皆遙領之昕阻隔十五
年建中二年與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俱遣使於朝
德宗嘉之詔曰四鎮北庭統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
落國朝已來相次率職自關隴失守東西阻絕忠義之
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尊朝法皆侯伯守將交修共
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護
四鎮節度留後郭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其將

吏已下叙官可超七資李元忠本姓曹名令忠以功賜
姓名時昕使自同紀歷諸蕃部方達於朝又有袁光庭
者爲伊州刺史隴右諸郡皆陷光庭堅守伊州吐蕃攻
之累年兵盡食竭光庭先刃其妻子自焚而死因昕使
知之贈工部尚書

史臣曰天寶之季盜起幽陵萬乘播遷兩都覆沒天祚
土德寔生汾陽自河朔班師關西殄寇身并豺虎手披
荆榛七八年間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勲高一代及國威
復振羣小肆譏位重懇辭失寵無怨不幸危而邀君父
不挾憾以報仇讎晏然効忠有死無二誠大雅君子社

唐書三郭子儀

三

稷純臣自秦漢已還勲力之盛無與倫比而晞曖於綴
粗之中拔身虎口赴難奉天可謂忠孝之門有嗣矣
贊曰猗歟汾陽功扶昊蒼秉仁蹈義鐵心石腸四朝靜
亂五福其昌爲臣之節敢告忠良

新書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
提孤軍轉戰逐北義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
若贅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客平遭讒悲
詭奪兵柄然朝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客平遭讒悲
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誘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
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乃光弼等畏懼不終而子
儀完名高節燭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
爲福唐史臣裴鉉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嗚呼世
而上不疑修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世
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一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二

列傳十三

僕固懷恩

梁崇義

李懷光

僕固懷恩鐵勒部落僕骨歌濫拔延之曾孫語訛謂之僕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其部落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於夏州別爲蕃州以禦邊授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拔延生乙李啜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天寶中加左領軍大將軍同正員特進歷事節度王忠嗣安思順皆以善格鬪達諸蕃情有統禦材委之心腹及安祿山反從郭

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僕固懷恩

一

子儀討高秀巖於雲中破之又敗薛忠義于背度山下抗賊七千騎生擒忠義男襲下馬邑郡十五載進軍與李光弼合勢及史思明戰于常山趙郡沙河嘉山皆大破之懷恩功居多肅宗卽位於靈武懷恩從郭子儀赴行在所時同羅部落自西京叛賊北寇朔方子儀與懷恩擊之懷恩子玢領徒擊賊兵敗而降尋又自拔而歸懷恩叱而斬之將士懾駭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千餘騎於河上盡收其器械駝馬肅宗雖仗朔方之衆將假蕃兵以張形勢乃遣懷恩與燉煌王承寀使于回紇請兵結好回紇可汗遂以女妻承寀兼請公主遣首領隨

懷恩入朝二年正月又從子儀下馮翊河東二郡走僞將崔乾祐又襲破潼關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自京率衆來援苦戰二日官軍收績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楫抱馬以渡存者僅半乃奔歸子儀於河東整其餘衆四月子儀赴鳳翔李歸仁以勁卒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窘急使懷恩及王昇陳迴光渾釋之李國貞等五將伏兵於白渠留運橋以待之賊至伏發歸仁大敗而走又從子儀戰於清渠不利歸於鳳翔及回紇使葉護帝得數千騎來赴國難南蠻大食之卒相繼而至肅宗乃遣廣平王爲元帥以子儀爲副而懷恩領回紇兵從之汶水

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僕固懷恩

二

西京無汶水案回紇傳 賊伏兵於營左懷恩引回紇馳作漚疑當從回紇傳 殺之匹馬不歸賊乃大潰日暮懷恩謂王曰賊必弃城走矣請以二百騎馬追之縛取李歸仁田乾真安守忠張通儒王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迨明而後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天下驍賊也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不取若使得衆復爲我患雖悔無及夫戰尙速何明日爲王固止之令還營懷恩又固請往而復返一夕四五起進明謀至守忠等果逃又從王大破賊於陝西之新店收兩京皆立殊功以前後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同正員同節度副使十二月封豐國公食實

封二百戶乾元元年九月遣九節度擊安慶緒於相州從郭子儀領朔方行營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圍相州戰愁思岡凡經五月常爲先鋒堅敵大陣必經其戰勇冠三軍尋充都知兵馬使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又副之乾元二年進封大寧郡王遷御史大夫朔方行營節度又從李光弼守河陽破周又擒徐瑋王安太清拔懷州皆摧鋒陷敵功冠諸將其男瑒又以開府儀同三司從將兵於其軍每深入虜陣以勇敢聞軍中號爲鬪將懷恩爲人雄毅寡言應對舒緩而剛決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雖主將必詬怒之郭子儀爲帥以寬厚

唐書李光弼傳懷恩

容衆素重懷恩其麾下皆朔方蕃漢勁卒恃功怙將多爲不法子儀每事優容之行師用兵倚以輯事而光弼持法嚴肅法不貸下懷恩心憚而頗不叶上元二年從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不利肅宗以懷恩功高恩顧特異諸將至冬加工部尚書敕李輔國及常參官送上太官造食以寵之又副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每深入多殺賊憚其勇號猛將太清妻有儀同三司將兵幕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力爲賊殺官卒耶光弼持法嚴少假貸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蘇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濟誅常邑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功召入爲工部尚書寵以代宗卽位拜隴右節度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殊禮

副郭子儀其秋上使中官劉清潭請兵於回紇登里可汗登里已爲史朝義誘之傾國入塞衆號十萬關中騷擾上使殿中監藥子昂馳於塞上勞之遇於忻州先是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於毗伽闕可汗毗伽闕可汗又以少子請婚肅宗以懷恩女妻之毗伽可汗死小子代立即登里可汗登里立以懷恩女爲可敦至是可汗請與懷恩及懷恩之母相見詔從之懷恩嫌疑不敢上因賜鐵券手詔以遣之卽令其母便發懷恩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可汗大悅遂許助討朝義於是進兵歷太原汾晉營於陝州以俟期十月詔天下兵馬元帥雍王

唐書李光弼傳懷恩

爲中軍先鋒以懷恩爲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河東朔方節度行營及鎮西回紇兵馬赴陝州并令諸道節度一時齊進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鋒觀軍容使魚朝恩陝州節度郭英又爲後殿自澠池入陳鄭節度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懷恩等師至黃水賊徒數萬堅柵自固懷恩陣於西原上廣張旗幟以當之命驍騎及回紇之衆傍南山出於東北兩軍舉旗內應表裏擊之一鼓而拔賊死者數萬朝義領鐵騎十萬來救陣於昭覺寺賊皆殊死決戰短兵既接相殺甚衆官軍驟擊之賊陣而不動魚朝

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馬弓弩亂發多中賊而死陣亦如
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援旗而進單騎奔擊
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之中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朝
義大敗斬首一萬六千級生擒四千六百人降者三萬
二千人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黨又敗人馬蹂踐填
於尚書谷朝義輕騎而走懷恩乃進收東京及河陽城
封其府庫獲偽中書令許叔冀王佑等承制釋之悉皆
安堵懷恩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乃使其子右廂兵馬
使瑒北庭朔方兵馬使高輔成以步軍萬餘衆乘勝逐
北懷恩常壓賊而行至於鄭州再戰皆捷進至汴州偽

唐書卷三 僖宗懷恩 五

節度張獻誠開門出降又拔滑州追破朝義於衛州偽
睢陽節度田承嗣李進超李達盧等兵馬四萬餘衆又
與朝義合據河來拒瑒連盤濟師登岸薄之賊黨悉奔
長驅至昌樂縣東朝義率魏州兵馬來戰又敗走達盧
來降賊徒震駭於是相州偽節度薛嵩以相衛州洺邢
趙降於李抱玉高輔成尚文愬僞恒陽節度李寶臣以
深恒定易四州降於河東節度辛雲京朝義至貝州又
與僞大將薛忠義兩節度合瑒至臨清縣懼賊氣盛駐
軍以俟變朝義領衆三萬并攻具來攻瑒令高彥崇渾
日進李光逸等設三伏以待之賊半渡伏發合擊而走

之其時回紇又至官軍益振瑒卷甲馳之大戰於下博
縣東南賊背水而陣大軍衝擊而崩之積屍擁流而下
朝義又走莫州於是河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薛兼訓
兵馬使郝庭玉充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於下博進軍
莫州城下朝義與田承嗣頻出挑戰大敗而旋臨陣殺
其僞尚書敬榮朝義懼自分萬餘衆投歸義縣留承嗣
守城於是淄青節度侯希逸繼諸將同爲攻守凡月餘
日瑒與高彥崇侯希逸薛兼訓等以衆三萬追及朝義
於歸義縣交鋒而賊潰屬幽州節度使李懷仙送降款
瑒頓兵於其境遣懷仙分兵追躡二年三月朝義至平

唐書卷三 僖宗懷恩 六

州石城縣溫泉柵窮蹙走入長林自縊懷仙使妻弟徐
有濟傳其首以獻又降田承嗣之軍河北悉平懷恩乃
與諸將班師先是去冬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
功讓位於懷恩遂授河北副元帥尚書左僕射兼中書
令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
仍加實封四百戶通前一千戶春又加太子少師充朔
方都知兵馬使同節度副大使食實封五百戶莊宅各
一所仍與一子五品官高輔成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
充河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加實封三百戶仍與一子
五品官高彥崇太子賓客依舊朔方右廂兵馬使實封

二百戶莊宅各賜一所與一子五品官遂詔懷恩統可汗還蕃遂自相州西郭口趣潞州與回紇可汗會出太原之北懷恩初至太原辛雲京以可汗是其子塔疑其召戎閉關不報且懼可汗相襲不敢犒軍及還亦如之懷恩父子宣力王室攻城野戰無役不從一舉滅史朝義復燕趙韓魏之地自以為功無以讓至是又為雲京所拒懷恩怒上表列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李懷光據晉州張惟岳據沁州會中官駱奉先使於雲京雲京言高暉等十餘人自從懷恩與可汗為約逆狀已露乃與奉先厚結歡奉先迴至懷恩所其母數讓奉先曰爾等與我兒約為兄弟今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僕固懷恩 七

又親雲京何兩面乎雖然前事勿論自今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懷恩起舞奉先贈纏頭綵懷恩將酬其貺奉先遽告發懷恩曰明日端午請宿為令節奉先固辭懷恩苦邀之命藏其馬中夕謂其從者曰向者責吾又收吾馬是將害我也奉先懼遂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令追還其馬奉先使迴奏其反狀懷恩累表請誅雲京奉先上以雲京有功手詔和解之懷恩遂有貳於我至七月改元廣德冊勳拜太保仍與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并階仍加實封五百戶僕固瑒一子五品官加實封一百戶仍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像於凌煙閣尋以瑒為御史

大夫朔方行營節度懷恩以寇難已來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再收兩京皆導引回紇摧滅強敵而為人媒孽蕃性獷戾快快不已乃上書自敘功伐曰廣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朔方節度副大使河北副元帥上柱國大寧郡王臣懷恩刺肝瀝血謹頓首頓首上書寶應聖文神武皇帝陛下臣家本蕃夷代居邊塞爰自祖父早沐國恩臣年未弱冠即蒙上皇驅策出入死生竭力疆場叨承先帝報功時年已授特進洎乎祿山作亂大振王師臣累任偏裨決死靜難上以安社稷下以拯生靈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僕固懷恩 八

仗皇天之威神滅狂胡之醜類無何思明繼逆又據東周宸極不安海內騰沸臣謬承大行皇帝委任授以兵權誓雪國讐以匡時難闔門忠烈咸願殺身野戰攻城皆先士卒兄弟死於陣敵子姪沒於軍前九族之親十不存一縱有在者瘡痍徧身况陛下潛龍之時親統師旅臣忝事麾下陛下悉臣愚誠大行皇帝未捐官館之時臣頻立微効臣累霑官賞遂被輔國等讒害幾至破家便奪兵權逾年宿衛臣雖內省無疚終懼讒佞傾危以日繼時命懸秋葉至將歸骨泉壤永謝明時幸遇陛下龍躍天衢繼續鴻業知臣負謗察臣丹心遂開獨見

之明杜絕衆多之口特拔臣於汧隴再任臣於朔方誠謂遊竟返骸枯骨再肉使臣得竭駑蹇之力効錐刀之功上荅陛下再造之恩下展微臣犬馬之志去年秋末回紇仗義而來士庶不知悉皆驚駭陛下以臣與其姻婭令至大原祇迎一切事宜許臣逐便處置遂與可汗計議分道用兵克復洛陽平蕩幽薊惟有神策兵馬頓軍獨住陳留可汗時在洛陽卽被朝恩猜阻要爲流議已失蕃情臣自平賊却迴天恩又令餞送臣遂罄竭家產爲國周旋發遣外蕃貴圖上道行至山北被奉先雲京共生異見妄作加諸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

唐書三 僕固懷恩 九

蕃夷怨怒早欲相讐臣遂彌縫方得出界及其祖餞事了迴至太原臣忝跡鼎司又承重寄奉先雲京曾無禮數閉關不出相看臣遂過汾州休息士馬凡經數日不遣一介知聞自以行事乖疎恐臣先有論奏遂乃構其謗黷妄起異端扇動軍城以爲設備又臣從潞府過日見抱玉祇迎回紇庶事用心懇稱家資罄於公用又與臣馬兼銀器四事臣於回紇處得給便與抱玉二千匹以充荅贈今被抱玉共相組織將此往來之貺便爲結託之私貴在厚誣務相傾奪陛下不垂明察採聽流言欲令忠直之臣枉陷讒邪之黨臣實不欺天地不負神

明夙夜三思臣罪有六往年同羅背叛河曲騷然經略數軍兵圍不解臣不顧老母走投靈州先帝嘉臣忠誠遂遣徵兵討叛使得河曲清泰賊徒奔亡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一也臣男瑒當被同羅虜將蓋亦制不由已旋卽奔逆歸順却來投臣臣斬之以令士衆且臣不愛骨肉之重而徇忠義之誠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二也臣有二女俱聘遠蕃爲國和親合從討難致使賊徒殄滅寰宇清平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三也臣及男瑒不顧危亡身先行陣父子効命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其罪四也陛下委臣副元帥之權令臣指麾河北其新附節度

唐書三 僕固懷恩 十

使皆握強兵臣之撫綏悉安反側州縣既定賦稅以時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五也臣叶和回紇戡定兇徒天下削平蕃夷歸國使其永爲鄰好義著急難萬姓安寧干戈止息二聖山陵事畢陛下忠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其罪六也臣旣負六罪誠合萬誅延頸轅門以待斧鑕過此以往更無他違陛下若以此誅臣何異伍子胥存吳卒浮屍於江上大夫種霸越終賜劍於稽山唯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復何訴哉且葵藿尚解仰陽犬馬猶能戀主臣忝恩至重委任非輕夙夜思奉天顏豈暫心離魏闕誠恐以忠獲罪龜鏡不遙頃者來瑱

受誅朝廷不示其罪天下忠義從此生疑况來瑱功業素高人多所忌不審聖衷獨斷復為姦臣弄權臣欲入朝恐羅斯禍諸道節度使皆懼非臣獨敢如此近聞追詔數人並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又懼陛下損傷豈唯是臣不忠只為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略奉先詞情非不據實陛下竟無處置寵用彌深皆由同類相從致蒙蔽聖聰人皆懼死誰復敢言臣義切君臣志愛社稷若無極諫有負聖朝敢肆愚忠以干鼎鑊况今西有大戎背亂東有吳越不庭均房羣盜縱橫廊坊稽胡草擾陛下不思外禦而乃內忌忠良何以混一車書而使梯

唐書韋玄儼固懷恩

十二

航納費天下至大豈可暫輕伏承四方敷奏之人引對之時陛下皆云與驃騎商量會不委宰臣可否或有稽留數月不放歸還遠近之心轉加疑阻且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為先帝中興主人是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却信嫉妬謗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毀黜弓藏鳥盡兔死大烹臣昔謂非今方知實且臣息軍汾上關鍵大開收馬放羊曾無守備分兵數郡貴免般糧勸課農桑務安黎庶有何狀跡而涉異端陛下必信矯詞何殊指鹿為馬陛下儻斥逐邪佞親附忠良蠲削狐疑敷陳政化使君臣無二天下歸心則窺邊之戎不足

為患梗命之寇將復何憂偃武修文其則不遠陛下若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良藥愈病伏惟陛下圖之臣今戎事已安糧儲且繼深願一至闕下披露心肝再覩聖顏萬死無恨臣欲公然進發慮恐將士留連臣今便託巡晉絳等州於彼遷延且住謹遣押衙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張休臧先進書兼口奏事伏惟陛下覽臣此書知臣誠懇特垂聖斷勿議近臣待臣如初浮謗不入臣當死節王命誓酬國恩仍請遣一介專使至絳州問臣臣即便與同行冀獲蹈舞軒陛鄙臣愚慮不顧死亡輕觸天威戰汗

唐書韋玄儼固懷恩

十三

無地九月上以回紇近塞懷恩又與辛雲京有隙上欲其悔過推心以待之恐其不信詔黃門侍郎裴遵慶使汾州喻旨且察其去就遵慶既至懷恩抱其足號泣而訴遵慶因宣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說之曰公以讒言交構有功高不賞之懼嫌隙已成奈何入不測之朝公不見來與李光弼之事乎功成而不見容二臣以走誅句有誤新書二臣功高不賞與已及誅懷恩然之明日又以懼死為辭許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不可遵慶復命御史大夫王翊自回紇使還懷恩與可汗往來恐洩其事乃止之遂令子瑒率眾攻雲京雲京出戰場大敗

而旋進圍榆次朝廷患之先是尙書右丞顏真卿請奉詔召懷恩上因以真卿爲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往宣慰之真卿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方受命事無益矣上問其故對曰懷恩阻兵是其反側明矣頃陛下避狄于陝郊臣方責以春秋之義云寡君蒙塵於郊敢不恭問官守當是時也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攘去犬戎卽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且明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子儀部曲恩信結其心陛下何不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禍

唐書卷三 僕固懷恩 三

福必相率而歸耳上從之子儀至河中僕固瑒已爲朔方兵馬使張惟岳等四人斬其首獻於闕下懷恩聞之率麾下數百騎棄其母渡河北走靈武餘衆聞子儀到東甲來奔歸者數萬懷恩至靈武嘯聚亡命其衆復振上念其勲舊不欲罪功臣厚撫其家懷恩終不從其母月餘日竟以壽終子儀至河中瑒次未拔追兵於白王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勲不加罪詔輩其又遙授太師兼中書令大寧王餘並停是秋爲鄉導誘吐蕃十萬人寇涇邠州祭來

瑒之墓自序云俱遭放逐寇奉天醴泉郭子儀拒之而退永泰元年上徵天下兵以防之懷恩又糾合諸蕃衆號二十萬南犯京師遣吐蕃之衆自北道先寇醴泉奉天任敷鄭庭郝德自東道寇奉先同州羌渾奴刺之衆自西道寇整屋鳳翔朝廷大駭詔遣郭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中渭橋董秦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整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杜冕屯同州上親率六軍令魚朝恩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領回紇及朔方之衆繼進行至鳴沙縣遇疾昇歸九月九日死於靈武部曲以鄉法焚而葬

唐書卷三 僕固懷恩 古

之張韶代領其衆

案新書回鶻傳韶爲懷恩因死疑誤

爲徐瑁王所殺瑁

王領其衆又爲范志誠所殺志誠領其衆回紇進寇涇陽諸軍堅壁不戰吐蕃相持二十餘日又聞懷恩死與回紇爭長莫敢先進遂大掠居人焚燒舍宇驅男女數萬而去所過踐禾穀殆盡回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以自効子儀分兵隨之大破吐蕃於涇州界任敷又敗走羌渾又多降於李抱玉懷恩逆命三年再犯順連諸蕃之衆爲國大患士不解甲糧盡餽軍適幸天亡而上爲之隱惡前後下制未嘗言其反及懷恩死羣臣以聞上爲之憫默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其寬仁如此閭

十月懷恩姪名臣領千餘騎來降

大曆四年十月懷恩幼女為崇微公主嫁回

云

梁崇義長安人以升斗給役於市有膂力能卷金舒鉤後為羽林射生從來瑱於襄陽沉默寡言眾悅之累遷為偏裨瑱朝京師分使諸將戍福昌南陽來瑱被誅戍者皆潰歸崇義時在南陽統歸師徑入襄州與同列李昭薛南陽相讓為長不決諸將請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為帥寶應二年三月崇義殺昭與南陽以脅眾心朝廷因授其節度焉以襄州薦履兵禍屈法舍容姑務息人也歷御史中丞大夫尚書遂與田承嗣李

唐書百三十三梁崇義

五

正己薛嵩李寶臣為輔車之勢奄有襄漢七州之地帶甲二萬連結根固未嘗朝覲然於羣兇地最編兵最少法令最理禮貌最恭其地跨東南之衝數有王命之所宣洽故其人知化所親嘗勸其來朝崇義曰吾本帥來公有大勲庸當上元中以閣豎譏譴逡巡稽召及代宗嗣位不俟駕行旋見誅族今吾輩盈而事久若之何見上建中元年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數請與師討崇義崇義懼軍旅之事加嚴焉流人郭昔告其為變崇義聞之請罪昔坐決杖配流命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以安之初劉文喜作難舟嘗入其城說利害文喜拘之會帳下

殺文喜而降四方反側者聞之謂舟必能覆軍殺將是以皆惡及舟至又勸其入覲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二年春發五使宣諭諸道而舟復如荆襄崇義慮有變拒境不納上言軍中疑懼請換他使繇是益不安兇謀日深賓僚或有忠言沮勸多遭傷害時羣兇方自疑阻朝廷將仗大信欲來而安之以示天下乃加崇義同平章事其妻子悉加封賞且賜鐵券誓之兼授其裨將蘭皋為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齋手詔徵之崇義益恐怖使持滿而受命蘭皋奉詔書又不敢發馳詣崇義請命崇義益疑懼對著號哭不受詔由是徵四方兵使希烈統

唐書百三十三梁崇義

去

擊之崇義乃發兵攻江陵以通黔嶺及四望大敗而歸遂屯襄鄧希烈先發千餘人守臨漢崇義屠之無遺噍既而希烈統大軍緣漢而崇義使將翟暉杜少誠迎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復合於涑口又破之二將求降希烈受之使統本兵入襄陽號令以安百姓崇義領親兵老小閉壁將守者斬關爭出不可止其年八月崇義與其妻投井而死傳首闕下其親戚希烈皆戮之選其嘗從臨漢之役者三千人悉斬之

崇義孫叔明養於李納後從劉悟為昭義將從

諫死遺進族節有詔誅之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也本姓茹其先徙於幽州父常為

朔方列將以戰功賜姓氏更名嘉慶懷光少從軍以武藝壯勇稱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禮之益厚上元中累遷試太僕太常卿主右衛兵將積功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爲朔方軍都虞候承泰初實封三百戶大厯六年兼御史中丞間一年兼御史大夫加爲軍都虞候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親戚犯法皆不撓避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紀綱任懷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爲理十二年以母憂罷職明年起復本官仍兼邠寧慶三州都將德宗卽位罷子儀節度副元帥以其所部分隸諸將遂以懷光起復檢校刑部尙書兼河中尹邠州刺史邠寧慶晉絳

唐書卷三十三 李懷光

七

慈隲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諸蕃部落等使先是懷光頻歲率師城長武以處軍士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是不敢南侵爲西邊要防矣建中初涇原四鎮節度使段秀實爲宰相楊炎所惡徵爲司農卿上將復城原州乃以懷光兼涇州刺史涇原四鎮北庭節度使時懷光挾私怨新誅殺朔方舊將溫儒雅等數人涇州軍士咸畏之劉文喜因衆不欲遂以城叛詔朱泚與懷光將兵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師二年遷檢校左僕射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支度營田觀察鹽池押諸蕃部落六城水運使實封四百戶邠

寧節度等使如故時馬燧李抱真諸軍同討魏城未拔朱滔王武俊皆反連兵救悅三年詔遣懷光統朔方兵步騎一萬五千同討田悅懷光勇而無謀至魏城之日營壘未設因與滔等大戰于嶺山爲滔等所敗復爲悅決水以灌之諸軍不利因與燧等退軍于魏縣尋加同平章事益實封二百戶自是與滔等相持不戰明年十月涇原之卒叛上居奉天朱泚僭大號遣中使馳告河北諸帥懷光率軍奔命時屬泥淖懷光奮厲軍士道自蒲津渡河敗泚騎兵於醴泉直赴奉天前數日先遣裨將張韶持表封蠟丸隨賊攻城乘間逾堙呼城上人

唐書卷三十三 李懷光

六

曰朔方軍使也乃以繩引上城而入比登堞身中數十矢時上在重圍中守拒益急旣知懷光軍至令張韶號令於城上人心乃安懷光又敗泚兵於魯店泚乃解兵還走入城懷光性麤厲疎懷緣道數言盧杞趙贊自志貞等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輩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等微知之懼甚或曰告王翊等計懷光有大功上告盧杞因說上令懷光乘勝逐泚收復京師不可許至奉天德宗從之懷光屯軍咸陽

明曰李晟會陳濤斜壁壘賊保官苑攻之良雖今敢離窟穴與公薄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士未飯可遽戰哉姑養吾勇以待之晟不得數上表暴揚杞等罪惡上不得已爲貶已閉壁不出

杞趙贊白志貞以慰安之又疏中使翟文秀上之信任也又殺之懷光既不敢進軍逡延自疑因謀爲亂初詔遣崔漢衡使於吐蕃出兵佐收京城蕃相尙結贊曰蕃法進軍以統兵大臣爲信今奉制書無懷光名署故不敢前上聞之遣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用蕃軍懷光堅執言不可者三吐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贊普其云引兵五萬人既用其人則同漢士倘邀我厚賞何以致師勝則分功敗則圖變狡不告署制詞且慢謂贊曰爾何所能興元元年二月詔加太尉兼賜鐵券遣李昇及中使鄧鳴鶴齎券喻旨懷光怒甚投券於地曰凡人臣

唐書百三十五 李懷光

九

反則賜鐵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詞氣益悖衆爲之懼時懷光部將韓遊瓌掌兵在奉天懷光乃與遊瓌書約令爲變遊瓌密奏之翼日懷光又使趣之遊瓌復奉聞數日懷光又使趣遊瓌爲門者所捕懷光且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當須引避由是上遽幸梁州懷光遣將趙升鸞謀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俊大乾陵使我爲內應以脅乘輿瑊曰發其姦請帝決幸梁州帝令瑊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詔載休顏守奉天懷光遣將孟延實惠靜孫福率輕騎赴南山糧料使張增遇之三人計曰吾屬以叛聞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給衆曰由此東吾有兄糧可食也延實等引而東縱率大掠而百官送人駱谷追時李晟已移軍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東渭橋懷光復劫李建徽楊惠元等軍移於好時其下

頗多鵠貳先是朱泚甚畏之至是因欲臣之懷光虜劫無所得益疑懼不自安居二旬乃驅兵分爲部隊掠涇陽三原富平自同州往河中神策將孟涉段威勇白三原擁兵三千餘人奔歸李晟懷光不能遏韓遊瓌殺懷光留後張昕以邠州從順戴休顏白奉天令於軍曰懷光已反乃令城守馳表以聞上於是授遊瓌休顏節度使乃除懷光太子太保罷其餘官其所管委本軍擇一人功高望崇者統之皆不奉詔四月懷光至河中遂偷有同絳等州按兵觀望李晟既收復京師上遣給事中孔巢父中使啖守盈持詔徵之懷光素服受命巢父乃

唐書百三十五 李懷光

二

宣言於衆太尉軍中誰可領軍事者懷光左右皆胡虜因發怒亂持兵殺巢父及守盈自是繕兵益修守拒上還京師以侍中渾瑊爲河中節度副元帥將兵討懷光度支欲罷其軍歲中稟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光拒命而衆不被恩耶詔所司別貯錢須事定乃給瑊復破同州屯軍不進數爲懷光所敗時仍歲旱蝗京師初復經費不給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時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素著乃加燧副元帥與瑊及鎮國軍節度使元光邠寧節度韓遊瓌鄜坊節度唐朝臣會兵同討懷光燧率師拔絳州至寶鼎慮懷光西走唐突京邑乃捨軍朝京師既還與瑊先自河東而降其驍將尉珪徐庭

光統諸軍以圍河中貞元元年秋朔方部將牛名俊斬懷光首以降燧其子璀刃其弟數人乃自殺懷光死時年五十七尋詔以男一人爲嗣賜莊宅各一所仍還懷光屍首任其收葬妻子並徙澧州五年又詔曰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絕義之宏也昔蔡叔圯族周公封其子於東土韓信干紀漢后爵其孥於弓高侯君集之不率景化我太宗存其胤以主祀詳考先王之道洎乎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嚮方則斧鉞之誅甲兵之伐蓋不得已而用也曩歲盜臣竊發國步多虞朕狩於近郊指期薄伐將振昆陽之旅以興涿鹿之功徵師未

唐書卷三 李懷光

三

達於諸侯衛士且疲於七萃而李懷光三軍夙駕千里勤王上假雷霆之威下逐虎狼之衆議功方始守節靡終潛構禍胎拒違朝命奔同卽異捨順効逆爲臣至此在法必誅猶示綏懷庶其牽復而梟音益厲狝突莫遷大戮所加曾無噍類雖自貽伊戚與衆弃之而言念爾勞何嗟及矣以其前効猶在孤寬無歸懷之悅然是用悽軫予欲布陳大惠冀以化成保合太和期於刑措宜以懷光外孫燕八八賜姓李氏名承緒授左衛率府曹曹參軍承懷光之後仍賜錢一千貫任於懷光墓側置立莊園侍養懷光妻王氏并備四時享奠之禮嗚呼朕

實不德臨於兆人泣辜省罪素誠所志爾其保姓受氏宣力承家勉紹乃考之建國庸無若爾父之違王命初懷光授首其子璀瑗等皆死唯妻王氏在故上特捨其死及是又思懷光舊勲哀其絕後乃命承緒繼之史臣曰僕固懷恩李懷光咸以勇烈有勞王家爲臣不終遂行反噬其罪大矣然辛雲京駱奉先盧杞白志貞輩致彼二逆貽憂時君亦可謂國之讒賊矣梁崇義旣無令始又無善終與妻投泉何塞其咎贊曰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懷恩懷光凶終一致崇義多姦國家所棄迷而亡歸自速其斃

唐書卷三 李懷光

三

新書贊曰懷恩與賊百戰鬪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汎掃燕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於心弗得其所輒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提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爲讒人所沮忿展不自還身首殊分然讒人亦可疾矣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二